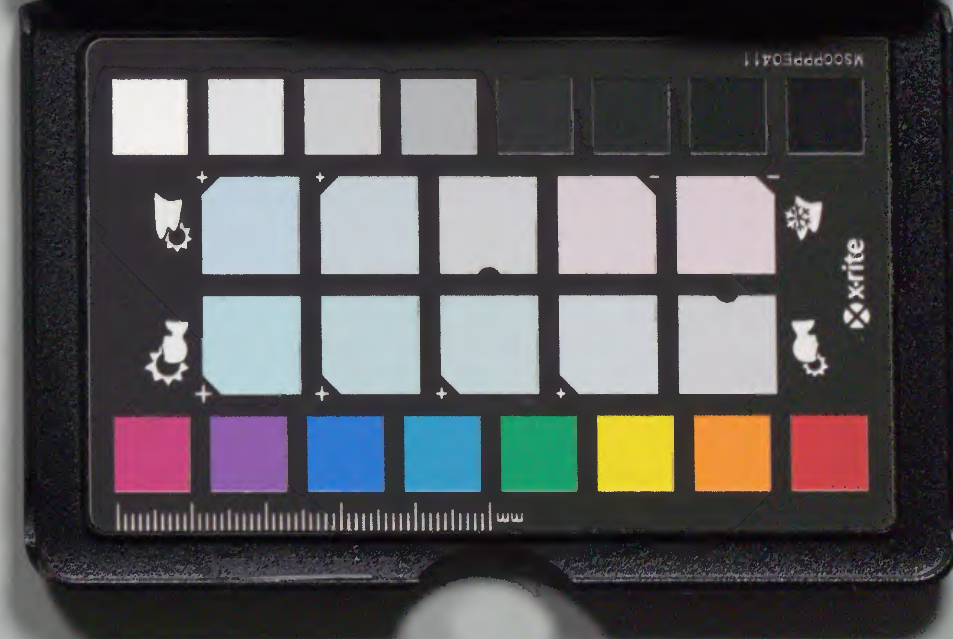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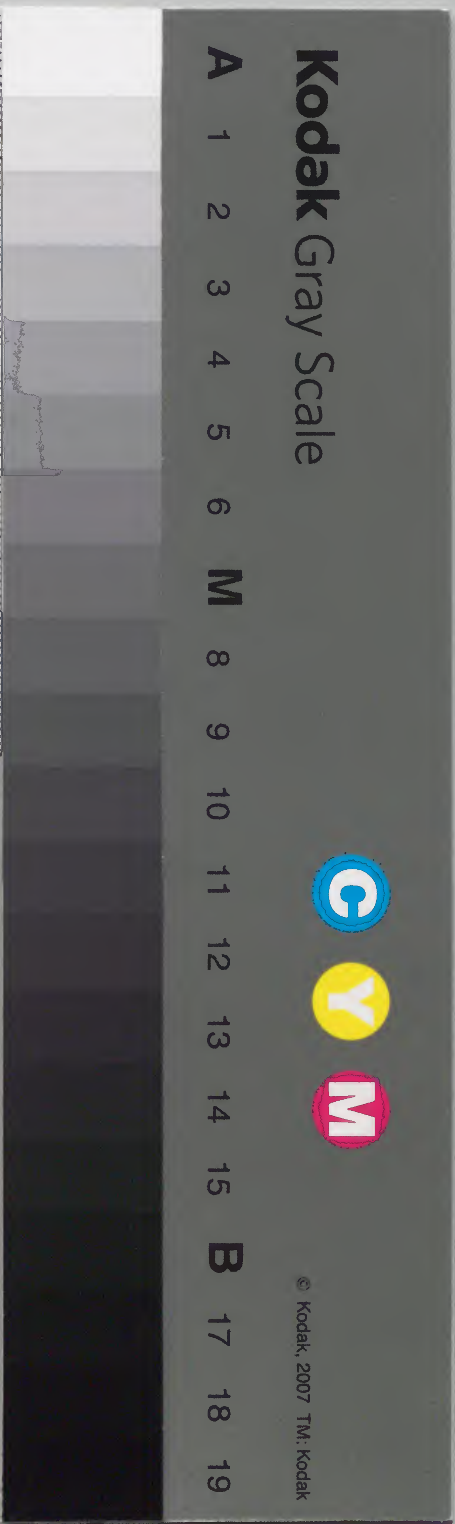


封神演義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7842
冊數	20 (5)
函號	附 1 3

五



新刻鍾伯敬先生批點封神演義卷之五

第二十一回

文王誇官逃五關

詩曰

黃公恩義救岐王。

令箭銅符出帝疆。

尤費讒謀追聖主。

雲中顯化濟慈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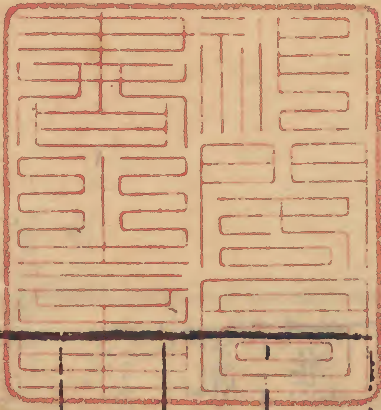
從來德大難容世。

自此龍飛兆瑞祥。

留有吐兒名譽在。

至今齒角有餘芳。

話說文王離了朝歌。連夜過了孟津。渡了黃河。過了
灑池。前往臨潼關而來。不提。且說朝歌城館驛官見
文王一夜未歸。心下慌忙。急報費大夫府得知。左右



通報費仲曰。外有驛官。稟說西伯文王。一夜未歸。不知何往。此事重大。不得不預。先稟明。費仲聞知。命驛官且退。我自知道。費仲沉思。事于自己身上。如何處治。乃着堂候官。請尤命。來商議。少時尤渾到。費仲府相見禮畢。仲曰。不道姬昌賢弟。保奏皇上。封彼為王。這也罷了。孰意皇上准行。誇官三日。今方二日。姬昌逃歸。不美主命。必非好意。事于重大。且東南二路。叛亂多年。今又走了姬昌。使皇上又生一患。這箇擔兒誰擔。為今之計。將如之何。尤渾曰。年兄且寬心。不必憂悶。我二人之事。料不能失手。且進內庭。面君着兩

好人極
會堪說
淨

小人反
役無常

員將官趕去拿來。以正欺君負上之罪。速斬于市曹。何慮之有。二人計議停當。忙整朝衣。隨即入朝。紂王正在摘星樓賞玩。侍臣啟駕。費仲尤渾候旨。王曰。宣二人上樓。二人見王禮畢。王曰。二卿有何奏章來見。費仲奏曰。姬昌深負陛下洪恩。不遵朝廷之命。欺藐陛下。誇官二日。不謝聖恩。不報王爵。暗自逃歸。必懷反意。恐回故土。以起猖獗之端。臣薦在先。恐後得罪。臣等預奏。請旨定奪。紂王怒曰。二卿曾言姬昌忠義。逢朔望焚香叩拜。祝祈風和雨順。國泰民安。朕故此赦之。今日懷事皆出。二卿輕舉之罪。尤渾奏曰。自古

人心難測。面從背違。知外而不知內。知內而不知心。正所謂海枯終見底。人死不知心。姬昌此去不遠。陛下傳旨。命殷破敗。雷開。點三千飛騎。趕去拿來。以正逃官之法。紂王准奏。速遣殷雷二將。點兵追趕。使命傳旨。神武大將軍。殷破敗。雷開。領旨往武成王府來。調三千飛騎。出朝歌西門。一路上趕來。怎見得

旛幢招展。三春楊柳交加。號帶飄揚。七夕彩雲。彼日刀鎗閃灼。三冬瑞雪瀾天。劍戟森嚴。九月秋霜蓋地。咚咚鼓响。汪洋大海起春雷。振地鑼鳴。萬劫山前飛霹靂。人是南山爭食虎。馬如北

海混波龍

不說追兵隨後。飛雲摯電而來。且說文王自出朝歌。過了孟津。渡了黃河。望渙池大道徐徐而行。辦作夜不收模樣。文王行得慢。殷雷二將趕得快。不覺看看趕上。文王回頭看見後面塵土蕩起。遠聞人馬戒殺之聲。知是追趕。文王驚得魂飛無地。仰天嘆曰。武成王雖是爲我。我一時失于打點。夤夜逃歸。想必當今知道。傍人奏聞。怪我私自逃回。必有追兵趕逐。此一拿回。再無生理。如今只得攛馬前行。以脫此厄。文王這一回似失林飛鳥。漏網驚魚。那分南北。孰辨東西。

文王心忙似箭。意急如雲。正是仰面告天天不語。底頭訴地地無言。只得加鞭縱轡數番。恨不得馬足騰雲。身能生翅遠望臨潼關。不過二十里之程。後有追師。看看至近。文王正在危急。按下不提。且說終南山雲中子。在玉柱洞中。碧遊床。運其元神。守離龍。納坎虎。猛的心血潮來。道人覺而有警。指指一算。早知凶吉。呀。原來西伯災厄已滿。目下逢危。今日正當他父子重逢。貧道不失燕山之語。叫金霞童兒在那里。你與我後桃園中。請你師兄來。金霞童兒領命往桃園中來。見了師兄。道師父有請。雷震子答曰。師弟先行。

知在神
仙預知
未交今
人何能
得此妙
術先逆
不肯之
能

我隨即就來。雷震子見了雲中子下拜。不知師父有何分付。雲中子曰。徒弟汝父有難。你可前去救拔。雷震子曰。弟子父是何人。道人曰。汝父乃是西伯侯姬昌。有難在臨潼關。你可往虎兒崖下。尋一兵器來。待吾秘授你些兵法。好去救你父親。今日正當子父重逢之日。後期好相見耳。雷震領師父之命。離了洞府。逕至虎兒崖下。東瞧西看。各到處尋不出甚麼東西。又不知何物為之兵器。雷震子尋思。我失打點。長聞兵器。乃鎗刀劍戟。鞭斧瓜鎚。師父口言兵器。不知何物。且回洞中再問詳細。雷震方欲轉身。只見一陣異

香撲鼻透胆鑽肝。不知在于何所。只見前面一澗。澗下水聲潺潺。雷鳴隱隱。雷震觀看。不見稀奇景致。雅韻幽棲。籐纏檜栢。竹插巔崖。狐兔往來如梭。鹿鶴嗚。鳴前後。見了些靈芝。隱綠草。梅子在青枝。看不盡山中異景。猛然間見綠葉之下。紅杏二枚。雷震心歡。顧不得高低險峻。攀籐捫葛。手扯恍搖。將此二枚紅杏。摘于手中。聞一聞撲鼻馨香。如甘露沁心。愈加甘美。雷震暗思。此二枚紅杏。我吃一個。留一個。帶與師父。雷震方吃了一個。怎麼這等香美。津津異味。只是要吃。不覺又將這個咬了一口。呀。咬殘了。不如都吃了。

味得奇

罷。方吃了杏子。又尋兵器。不覺左脇下一聲响。長出翅來。拖在地下。雷震赫得魂飛天外。魄散九霄。雷震子曰。不好了。忙將兩手去拿住翅。只管拔。不防右邊又冒出一隻來。雷震子慌得沒主意。嚇得坐在地下。原來兩邊長出翅來。不打緊。連臉都變了。鼻子高了。面如青靛。髮似硃砂。眼睛暴湛。牙齒橫生。出于唇外。身軀長有二丈。雷震痴呆不語。只見金霞童子來到。雷震子面前。叫曰。師兄。師父叫你。雷震曰。師弟你看我。我都變了。金霞曰。你怎的來。雷震曰。師父叫我往虎兒崖尋兵器。去救我父親。尋了半日不見。只尋得

口饒的
多着人

二枚杏子。被我吃了。可煞作怪。弄的青頭紅髮。上下
獠牙。又長出兩邊肉翅。教我如何去見師父。金霞童
子曰。快去。師父等你。雷震起來。一步。一步。走來。自覺
不好看。二翅拖着。如同鬪敗了的鷄一般。不覺到了
玉柱洞前。雲中子見雷震而來。撫掌道。奇哉。奇哉。手
指雷震作詩。

兩枚仙杏安天下。

一條金棍定乾坤。

風雷兩翅開先輩。

變化千端起後昆。

眼似金鈴通九地。

髮如紫草短三髡。

秘傳玄妙真仙訣。

煉就金剛體不昏。

雲中子作罷詩。命雷震子隨我進洞來。雷震隨師父
至桃園中。雲中子取一條金棍。傳雷震子。上下飛騰。
盤旋如風雨之聲。進退有龍蛇之勢。轉身似猛虎搖
頭。起落相蛟龍出海。呼呼响亮。閃灼光明。空中展動
一團錦。左右分紆萬簇花。雲中子在洞中傳的雷震
精熟。隨將雷震二翅。左邊用一風字。右邊用一雷字。
又將咒語誦了一遍。雷震飛騰起于半天。脚登天。頭
望下。二翅招展。空中俱有風雷之聲。雷震落地。倒身
下拜。叩謝曰。師父有妙道玄機。今傳弟子有救父之
厄。此乃莫大之洪恩也。道人曰。你速往臨潼關。救西

仁慈道人

伯侯姬昌乃汝之父。速去速來。不可遲延。你救父送出五關。不許你同父往西岐。亦不許你傷紂王軍將。功完速回終南。再傳你道術。後來你弟兄自有完聚之日。雲中子分付畢。你去罷。雷震子出了洞府。二翅飛起。霎時間。飛至臨潼關。見一山岡。雷震落將下來。立在山岡之上。看了一會。不見形跡。雷震自思。呀。我失于打點。不曾問吾師父。西伯侯文王。不知怎麼個模樣。教我如何相見。一言未了。只見那壁廂。一人粉靑瓊笠。穿一件皂服。號衫。乘一騎白馬。飛奔而來。雷震子曰。此人莫非是吾父也。大叫一聲曰。山下的可

是西伯侯姬老爺麼。文王聽的有人叫他。勒馬擡頭觀看時。又不見人。只聽的聲氣。文王嘆曰。吾命令休爲何聞聲。不見人形。此必鬼神相戲。原來雷震子面藍。身上又是水合色。故此與山色交加。文王不曾看得明白。故有此疑。雷震子見文王住馬停蹄。看一回。不言而又行。又叫曰。此位可是西伯侯姬千歲否。文王擡頭猛見一人。面如藍靛。髮似硃砂。巨口獠牙。眼似銅鈴。光華閃灼。嚇的魂不負體。文王自忖。若是鬼魅。必無人聲。我既到此。也避不得了。他既叫我。我且上山看他如何。文王打馬上山。叫曰。那位傑士。爲何

奇形怪像一見無不驚心

認的我姬昌。雷震聞言，倒身下拜，口稱父王。孩兒來遲，致父王受驚，恕孩兒不孝之罪。文王曰：傑士錯認了。我姬昌一向無識，為何以父子相稱？雷震曰：孩兒乃是燕山收的雷震子。文王曰：我兒，你為何生得這箇模樣？你是終南山雲中子，帶你上山，算將來。方今七歲，你為何到此？雷震子曰：孩兒奉師法旨，下山來救父親，出五關，退追兵，故來到此。文王聽罷，吃了一驚，自思：吾乃逃官，已自得罪朝廷，此子看他面色，也不是個善人。他若去退追兵，將都被他打死了。與我更加罪惡，待我且說他一番，以正他克暴。文王叫

雷震子：你不可傷了紂王軍將，他奉王命而來。吾乃逃官，不遵王命，棄紂歸西，我負當今之大恩，你若傷了朝廷命官，你非為救父，反為害父也。雷震子答曰：我師父也曾分付孩兒，教我不可傷他軍將之命，只救父親，出五關便了。孩兒自勸他回去。雷震子見那里追兵捲地而來，旗旛招展，鑼鼓齊鳴，喊聲不息。一派征塵，遮蔽旭日。雷震子看罷，便把脇下雙翅一響，飛起空中，將一根黃金棍拿在手裡，就把文王嚇了一交，跌在地下，不題。且說雷震子飛在追兵前面，一聲响，落在地下，用手把一根金棍，柱在掌上，大叫

曰。不要來。兵卒擡頭看見雷震子。面如藍靛。髮似硃砂。巨口獠牙。軍卒報與殷破敗。雷開曰。啟老爺。前有一惡神阻路。兇勢猙獰。殷雷二將大聲喝退。二將縱馬向前來。會雷震不知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總批 文王聖人也。當此大厄之後。自宜恬退靜處。豈有跨官耀職之理。此在智者不為。西伯斷

無此事。此小說家粉飾之談。獨怪武成王知朝政日非。勸文王歸國。則當明正言順。約諸

大臣力奏。西伯還國。何不可之有。乃草草令西伯逃回。是先得悖逆之名。適來讒佞之口。

第西伯幾至不免。是誰之咎與吐子

又批 小人之口無常。然而其心更險。費費入當其

受西伯之賄。則百計贊導。惟恐描寫其不真。及至西伯逃回。又彼此為卸擔之計。紂王亦

大明知之。然而終被其惑者。以其近而易狎。善於婉轉。纏縫耳。忠臣義士。必不如是為人君

者。幸鑒於茲。只見雷震子怎生模樣。有讚為

昔幸盜於茲，知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然此轉瞬，錄其忠臣，素士必不吐，且為人衆。
 肥味之熱，而錄其忠，皆以其忠而具忠善。
 又至西伯，數回，又如此，為唯，辭之，指，操，王，亦。
 受西伯之，願，眼，百，信，贊，數，對，忠，誠，高，其，不，其。
 又此，小人，文，口，無，常，然，而，其，心，更，劍，費，費，二，入，當，其。
 西伯，幾，至，不，受，其，辭，之，答，與，適，來，證，安，之，口。

第二十二回

西伯侯文王吐子

詩曰

忍恥歸來意可憐，只因食子淚難乾。
 非求度難傷天性，不為成忠賊愛緣。
 天數湊來誰個是，劫灰聚處若為愆。
 從來莫道人間事，自古分離總在天。
 且說二將，疋馬當先，只見雷震子，怎生模樣，有讚為
 証。

天降雷鳴現虎軀，燕山出世托遺孤，姬侯應產螟
 蛉子，仙宅當藏不世珠，秘授七年玄妙訣，長生兩

翅有風雷。桃園傳得黃金棍。雞嶺先將聖主扶。目
似金光飛閃電。面如藍靛髮如珠。肉身成聖仙家
體。功業齊天帝子。慢道姬侯生百子。名稱雷震
豈凡夫。

話說殷破敗雷開。仗其膽氣。勵聲言曰。汝是何人。敢
攔阻去路。雷震答曰。吾乃西伯文王第百子。雷震是
也。吾父王乃仁人君子。賢德丈夫。事君盡忠。事親盡
孝。交友以信。視臣以義。治民以禮。處天下以道。奉公
守法。而盡臣節。無故而羈囚羑里七載。守命待時。全
無嗔怒。今既放歸。爲何又來追襲。反復無常。豈是天

雷震也
講道學

子之所爲。因此奉吾師法旨。下山特來迎接我父王
歸國。使吾父子重逢。你二人好好回去。不必言勇。吾
師曾分付。不可傷人間衆生。故教汝速退便了。殷破
敗大笑曰。好醜匹夫。焉敢口出大言。煽惑三軍。欺吾
不勇。乃縱馬舞刀來取雷震。雷震將手中棍架住曰。
不要來。你想必要與我定個雄雌。這也可。只是柰我
父王之言。師父之命。不敢有違。我且試一試與你看。
雷震子將脇下翅一聲響。飛起空中。有風雷之聲。脚
登天。頭望下。看見西邊有一山嘴。往外撲着。雷震說。
待我把這山嘴打一棍你看。一聲響亮。山嘴滾下一

亦善感
化

半。雷震轉身落下來，對二將言曰：「你的頭可有這山結實？」二將見此兇惡，魂不負體。二將言曰：「雷震子聽你之言，我等暫回朝歌，見駕且讓你回去。」殷雷二將見此光景，料不能勝他，只得回去。有詩為証。

一怒飛騰起在空。

黃金棍擺氣如虹。

霎時風響來天地。

頃刻雷鳴遍宇中。

猛烈恍如鵬翅鳥。

猙獰渾似鬼山熊。

從今喪却殷雷膽。

束手歸商勢已窮。

話說殷雷二將見雷震子這等驍勇，況且脇生雙翼，遍體風雷，情知料不能取勝，免得空喪性命無益，故

此將機就計，轉回人馬，不表。且說雷震復上山來，見文王文王嚇得痴了。雷震曰：「奉父王之命去退追兵，趕父王二將，一名是殷破敗，一名是雷開，他二人被孩兒以好言勸他回去了。如今孩兒送父王出五關。」文王曰：「我隨身自有銅符令箭，到關照驗，方可出關。」雷震曰：「父王不必如此。若照銅符，有悞父王歸期。如今事已急迫，恐後面又有兵來，終是不了之局。待孩兒背父王，一時飛出五關，免得又有異端。」文王聽罷，我兒話雖是好，此馬如何出得去。雷震曰：「且顧父王出關，馬疋之事甚小。」文王曰：「此馬隨我患難七年，今

日一旦便棄他。我心何忍。雷震曰：事已到此，豈是好為此不良之事。君子所以棄小而全大。文王上前，以手拍馬，嘆曰：馬非昌不仁，庇你出關，柰恐追兵復至。我命難逃，我今別你，任憑你去罷。另擇良主。文王道：罷。洒淚別馬。有詩曰：

奉勅朝歌來諫主。

同吾羨里七年囚。

臨潼一別歸西地。

任你逍遙擇主投。

無限低徊
一息子

且說雷震子曰：父王快些，不必久羈。文王曰：背着我，你仔細些。文王伏在雷震背上，把二目緊閉，耳聞風響。不過一刻，已出了五關。來到金雞嶺，落將下來。雷

震曰：父王已出五關了。文王睜開二目，已知是本土。大喜曰：今日復見我故鄉之地，皆賴孩兒之力。雷震子曰：父王前途保重。孩兒就此告歸。文王驚問曰：我兒你為何中途拋我，這是何說。雷震告曰：奉師父之命，止救父親出關，即歸山洞。今不敢有違，恐負師言。孩兒有罪，父王先歸家國。孩兒學全道術，不久下山。再拜尊顏。雷震叩頭與文王洒淚而別。正是：世間萬般哀苦事，無過死別。共生離。雷震子回終南山，回覆師父之命。不題。且說文王獨自一人，又無馬足，步行一日。文王年紀高邁，跋涉艱難，抵暮見一客舍。文王

插寫出
盛世光
景

投店歇宿。次日起程。囊乏無資。店小兒曰。歇房與酒飯錢。為何一文不與。文王曰。因空乏到此。權且暫記。俟到西岐。着人加利送來。店小兒怒曰。此處比別處不同。俺這西岐。撒不得野。騙不得人。西伯侯千歲。以仁義而化萬民。行人讓路。道不拾遺。夜無犬吠。萬民而受安康。湛湛堯天。朗朗舜日。好好拿出銀子。算還明白。放你去。若是遲延。送你到西岐。見上大夫散宜生老爺。那時悔之晚矣。文王曰。我決不失信。只見店主人出來。問道。為何事炒嚷。店小兒把文王欠少飯錢說了一遍。店主人見文王年雖老邁。精神相貌不

莫欺

此老大
通學
相個德
化之民

同。問曰。你往西岐來。做甚麼事。因何盤費也無。我又不相識。你怎麼記飯錢。說得明白。方可記與你去。文王曰。店主人。我非別人。乃西伯侯是也。因囚羑里七年。蒙聖恩赦宥歸國。幸逢吾兒雷震子。救我出五關。因此囊內空虛。權記你數日。俟吾到西岐。差官送來。決不相負。那店家聽得是西伯侯。慌忙倒身下拜。口稱大王千歲。子民肉眼有失。接駕之罪。復請大王入內。進獻壺漿。子民親送大王歸國。文王問曰。你姓甚名誰。店主人曰。子民姓申名傑。五代世居於此。文王大喜。問申傑曰。你可有馬借一疋。與我騎了好行。俟

西伯數
神其來
有日

歸國必當厚謝。申傑曰：子民皆小戶之家，那有馬匹。家下止有磨麵驢兒，收拾鞍轡。大王暫借此前行。小人親隨伏侍。文王大悅，離了金雞嶺，過了首陽山。一路上曉行夜住，時值深秋天氣，只見金風颯颯，梧葉飄飄，楓林醉色，景物雖是堪觀，怎奈寒鳥悲風，蛩聲慘切。况西伯又是久離故鄉，觀此一片景色，心中如何安泰。恨不得一時就到西岐，與母子夫妻相會，以慰愁懷。按下文王在路不表，且說文王母太姜在宮中思想西伯，忽然風過三陣，風中竟帶吼聲。太姜命侍兒焚香，取金錢演先天之數。知西伯侯某日某時

已至西岐。太姜大喜，忙傳令百官眾世子往西岐接駕。眾文武與各位公子無不歡喜，人人大悅。西岐萬民牽羊擔酒，戶戶焚香，氤氳拂道。文武百官與眾位公子各穿大紅吉服。此時骨肉完聚，龍虎重逢，倍增喜氣。有詩為証。

萬民歡忭出西岐，迎接龍車過九逵。

美里七年今已滿，金雞一戰斷窮追。

從今聖化過堯舜，日下靈臺立帝基。

自古賢良周易少，臣忠君正助雍熙。

且說文王同申傑行至西岐山，轉過迢迢徑路，隅然

編目無
非傷感

又見故園。文王不覺心中悽慘。想昔日朝商之時。遭此大難。不意今日回歸。又是七載。青山依舊。人面非非。正嗟嘆間。只見兩杆紅旗招展。大砲一聲。簇擁一對人馬。文王心中正驚疑未定。只見左有大將軍南宮适。右有上大夫散宜生。引了四賢八俊。三十六傑。辛甲。辛免。太顛。閔沃。祁恭。尹籍。伏于道傍。次子姬發。近前拜伏驢前曰。父王羈縻異國。時月累更爲人子。不能分憂代患。誠天地間之罪人。望父王寬恕。今日復覩慈顏。不勝欣慰。文王見衆文武世子多人。不覺淚下。孤想今日不勝悽慘。孤已無家而有家。無國而有國。無臣而有臣。無子而有子。陷身七載。羈囚羑里。

七載分
離一朝
完聚自
然有無
隊感慨

自甘老死。今幸見天日。與爾等復能完聚。觀此反覺悽慘耳。大夫散宜生啓曰。昔成湯王亦囚于夏臺。一日還國。而有所事于天下。今主公歸國。更修德政。育養民生。俟時而動。安知今日之羑里。非昔之夏臺乎。文王曰。大夫之言。豈是爲孤之言。亦非臣下事上之理。昌有罪商都。蒙聖恩羈而不殺。雖七載之囚。正天子浩蕩洪恩。雖頂踵亦不能報。後又進爵文王。賜黃鉞白旄。特專征伐。赦孤歸國。此何等殊恩。當盡臣節。捐軀報國。猶不能效涓涯之萬一耳。大夫何故出此言。

聖王

使諸文武而動不肖之念也。諸皆悅服。姬發近前請父王更衣乘輦。文王依其言。換了王服乘輦。命申傑同進西岐。一路上歡聲擁道。樂奏笙簧。戶戶焚香。家家結彩。文王端坐鸞輿。兩邊的執事成行。旛幢蔽日。只見衆民大呼曰。七年遠隔。未覩天顏。今大王歸國。萬民瞻仰。欲親覲天顏。愚民欣慰。文王聽見衆臣如此。方騎逍遙馬。衆民歡聲大振曰。今日西岐有主矣。人人歡悅。各各傾心。文王出小龍山口。見兩邊文武九十八子相隨。獨不見長子邑考。因想其醢屍之苦。羨里自啖子肉。不覺心中大痛。淚如雨下。文王將衣

掩面作歌曰。

進臣節兮。奉旨朝商。直諫君兮。欲正綱常。讒臣陷兮。囚于羨里。不敢怨兮。天降其殃。邑考孝兮。為父贖罪。鼓琴音兮。屈害忠良。啖子肉兮。痛傷骨髓。感聖恩兮。位至文王。誇官逃難兮。路逢雷震。命不絕兮。幸濟吾疆。今歸西土兮。團圓母子。獨不免邑考兮。碎烈肝腸。

文王作罷歌。大叫一聲。痛殺我也。跌下逍遙馬來。面如白紙。慌壞世子。併文武諸人。急急扶起。摟在懷中。速取茶湯。連灌數口。只見文王漸漸重樓中一聲響。

讀之無

吐出一塊肉羹。那肉餅就地上一滾。生出四足。長上兩耳。望西跑去。連吐三次。三個兔兒禿了。衆臣扶起。文王乘鸞輿。至西岐城。進端門。到大殿。公子姬發。扶文王入後宮。調理湯藥。也非一日。文王其恙已愈。那日陞殿。文武百官。上殿朝賀畢。文王宣上大夫散宜生。拜伏于地。文王曰。孤朝天子。筭有七年之厄。不料長子邑考。爲孤遭戮。此乃天數。荷蒙聖恩。特赦歸國。加位文王。又命誇官三日。深感鎮國武成王大德。送銅符五道。放孤出關。不期殷雷二將。奉旨追襲。使孤勢窮力盡。無計可施。束手待斃之時。多虧昔年。孤

因朝商途中。行至燕山。收一嬰兒。路逢終南山煉氣士雲中子。帶去。起名雷震。不覺七年。誰想追兵緊急。得雷震子救我。出了五關。散宜生曰。五關豈無將官把守。焉能出得關來。文王曰。若說起雷震之形。險此兒嚇殺孤家。七年光景。生得面如藍靛。髮似珠砂。脇生雙翼。飛騰半空。勢如風雷之狀。用一根金棍。勢似熊羆。他將金棍一下。把山尖打下一塊來。故此殷雷二將。不敢相爭。諾諾而退。雷震回來。背着孤家。飛出五關。不須半個時辰。卽是金雞嶺地面。他方告歸。終南去了。孤不忍捨他。他道師命不敢違。孩兒不久下

山再見父王。故此他便回去。孤獨自行了一日。行至申傑店中。感申傑以驢兒送孤。一路扶持。命官重賞。使申傑回家。宜生跪啓曰。主公德貫天下。仁布四方。三分天下。二分歸周。萬民受其安康。百姓無不瞻仰。自古有云。克念者。自生百福。作念者。自生百殃。主公已歸西土。真如龍歸大海。虎復深山。自宜養時待動。况天下已反。四百諸侯。而紂王肆行不道。殺妻誅子。製炮烙蠶盆醢。大臣廢先王之典。造酒池肉林。殺宮嬪聽妲己之所讒。播棄犁老。昵比罪人。拒諫誅忠。沉醜冒色。謂上天不足畏。謂善不足為。一意荒淫。罔有

此是智士之言

悛改。臣料朝歌不久。屬他人矣。言未畢。殿西來一人。

此是將帥之言

大呼曰。今日大王已歸故土。當得為公子報醢屍之讐。况今西岐雄兵四十萬。戰將六十員。正宜殺進五關。圍住朝歌。斬費仲妲己于市曹。廢棄昏君。另立明主。以泄天下之忿。文王聽而不悅。曰。孤以二卿為忠義之士。西土賴之以安。今口出不忠之言。是先自處于不赦之地。而尚敢言報怨滅讐之語。天子乃萬國之元首。縱有過。臣且不敢言。尚敢正君之過。父有失。子亦不敢語。况敢正父之失。所以君叫臣死。不敢不死。父叫子亡。不敢不亡。為人臣子。先以忠孝為首。而

所以以服事殷

敢直忤以君父哉。昌因直諫于君。君故囚昌于羑里。雖有七載之困苦。是吾愆尤。怎敢怨君。歸善于已。古語有云。君子見難而不避。惟天命是從。今昌感皇上之恩。爵賜文王。榮歸西土。孤正當早晚祈祝當今。但願八方寧息。兵燹萬民安阜樂業。方是為人臣之道。從今二卿切不可逆理悖倫。遺識萬世。豈仁人君子之所言也。南宮适曰。公子進貢。代父贖罪。非有逆謀。如何竟遭醢尸之慘。情法難容。故當勸無道以正天下。此亦萬民之心也。文王曰。卿只執一時之見。此是吾子自取其死。孤臨行。曾對諸子文武有言。孤演先

此聖人之言

天數。筭有七年之災。切不可以一卒前來問安。候七年災滿。自然榮歸。邑考不遵父訓。自恃驕拗。執忠孝之大節。不知從權。又失打點。不知時務進退。自己德薄才庸。性情偏執。不順天時。致遭此醢身之禍。孤今奉公守法。不妄為。不悖德。兢兢以盡臣節。任天子肆行狂悖。天下諸侯。自有公論。何必二卿首為亂階。自持強良。先取滅亡哉。古云。五倫之中。惟有君親恩最重。百行之本。當存忠孝義為先。孤既歸國。當以化行俗美為先。民豐物阜為務。則百姓自受安康。孤與卿等。共享太平。耳不聞兵戈之聲。眼不見征伐之事。身

笑

不受鞍馬之勞。心不懸勝敗之擾。但願三軍身無披甲胃之苦。民不受驚慌之災。卽此是福。卽此是樂。又何必勞民傷財。糜爛其民。然後以爲功哉。南宮适散宜生聽文王之訓。頓首叩謝。文王曰。孤思西北正南。欲造一臺。名曰靈臺。孤恐木土之工。非諸侯所作。勞傷百姓。然而造此靈臺。以應災祥之兆。散宜生奏曰。大王造此靈臺。旣爲應災祥而設。乃爲西土之民。非爲遊觀之樂。何爲勞民哉。况主公仁愛。功及昆蟲草木。萬姓無不啣恩。若大王出示。萬民自是樂役。若大王不輕用民力。仍給工銀一錢。任民自便。隨其所欲。不去強他。這也無害於事。况又是爲西土之民。應災祥之故。民何不樂爲。文王大喜。大夫此言。方合孤意。隨出示張掛各門。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總批 大聖人所爲者化。所過者神。全不在世情上起見。於忠孝上。猶自渾然。紂王無道。文王之德。日益隆盛。宜代殷商而有天下。此不待有智者所深知也。散宜生。南宮适。雖是大賢。終未窺見文王底蘊。所以孟夫子曰。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朝諸侯而有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不爲也。文王雖至三分有二歸周。

猶以服事殷。此所以為至聖。

又批 吐見之說。此後人粉飾聖人食子之故。不知

正必爾也。聖人心同天地。無可無不可。總不

出經權二字。識此者。可以語此。

懸此 大聖人祖為香出祖。嚴音軀全不。世靜土

韻出示。兼性各門。不味。發事。收回。且離不回。公報。

報之姑。男可不樂。為文王大喜。大夫北言。衣合。應意。

不夫。鯀。此。彭。也。無。害。故。事。於。又。是。為。西。土。之。男。熟。災。

第二十三回

文王夜夢飛熊兆

詩曰

文王守節盡臣忠。

仁德兼施造大丁。

民力不教胼胝碎。

役錢常賜錦纏紅。

西岐社稷如磐石。

紂主江山若浪從。

謾道孟津天意合。

飛熊入夢已先通。

話說文王聽散宜生之言。出示張掛。西岐各門。驚動軍民。都來爭瞧告示。只見上書曰。

西伯文王。示諭軍民人等知悉。西岐之境。乃道德之鄉。無兵戈用武之擾。民安物阜。訟減官清。孤因

愛
勝慈

美里羈縻。蒙恩赦宥歸國。因見通來。災異頻仍。水潦失度。及查本土。占驗災祥。竟無壇址。昨觀城西。有官地一隅。欲造一臺。名曰靈臺。以占風候。看驗民災。又恐土木工繁。有傷爾軍民力役。特每日給工銀一錢支用。此工亦不拘日之近遠。但隨民便。愿做工者。即上簿造名。以便查給。如不愿者。各隨爾經營。併無逼強。想宜知悉。論衆通知。

話說西岐。衆軍民人等。一見告示。大家歡悅。齊聲言曰。大王恩德如天。莫可圖極。我等日出而嬉遊。日落而歸宿。坐享成平之福。是皆大王之所賜。今大王欲

用民力
而民不
知此所
以爲大
事

造靈臺。尚言給領工錢。我等雖肝腦塗土。手胼足胝。亦所甘心。况且爲我百姓。占驗災祥之設。如何反領大王工銀也。一郡軍民。無不歡悅。情愿出力造臺。散宜生知民心如此。抱本進內。啓奏文王曰。軍民既有此義舉。隨傳旨給散銀兩。衆民領訖。文王對散宜生曰。可選吉日。破土興工。衆軍用心。着意搬泥運土。伐木造臺。正是窗外日光彈指過。席前花影座間移。又道是行見落花紅滿地。霎時黃菊縱東籬。造靈臺不過旬月。管工官來報工完。文王大喜。隨同文武多官。排鸞輿出廓。行至靈臺觀看。雕梁畫棟。臺砌巍峩。真

掛前漢書卷之五
十一
一大觀也。有賦爲証。賦曰。

臺高二丈。勢按三才。上分八卦。合陰陽。下屬九宮。定龍虎。四角有四時之形。左右立乾坤之象。前後配君臣之義。週圍有風雲之氣。此臺上合天心。下合地戶。中合人意。上合天心。應四時。下合地戶。屬五行。中合人意。風調雨順。文王有德。使萬物而增輝。聖人治世。感百事而無逆。靈臺從此立。王基。驗照災祥。扶帝主。正是治國江山茂。今日靈臺勝鹿臺。

話說文王。隨同兩班文武。上得靈臺。四面一觀。文王默然不語。時有上大夫散宜生。出班奏曰。今日靈臺工完。大王爲何不悅。文王曰。非是不悅。此臺雖好。臺下欠少一池沼。以應水火。既濟。合配陰陽之意。孤欲在開沼池。又恐勞傷民力。故此鬱鬱耳。宜生啓曰。靈臺之工。甚是浩大。尚且不日而成。况於臺下一沼。其工甚易。宜生忙傳王旨。臺下再開一池沼。以應水火。既濟之意。說言未了。只見衆民大呼曰。小小池沼。有何難成。又勞聖慮。衆人隨將帶來鋤鋤。一時挑挖。內中挑出一付枯骨。衆人四路拋擲。文王在臺上。見衆人拋此枯骨。王問曰。衆民拋此何物。左右啓奏曰。此

都是
描寫
視民
如傷
光景

地掘起一付人骨。衆人故此拋擲。文王急傳旨。命衆人將枯骨取來。放在一處。用櫃盛之。埋于高阜之地。豈有因孤開沼。而暴露此骸骨。實孤之罪也。衆人聽見此言。大呼曰。聖德之君。澤及枯骨。何況我等人民。不沾雨露之恩。真是廣施仁義。道合天心。西岐萬民。獲有父母矣。衆民歡聲大悅。文王因在靈臺。看挖沼池。不覺天色漸晚。回駕不及。文王隨文武在靈臺上設宴。君臣共樂。席散之後。文武在臺下安歇。文王臺上設繡榻而寢。時至三更。正值夢中。或見東南一隻白額猛虎。脇生雙翼。望帳中撲來。文王急叫左右。只聽臺後一聲響。火光冲霄。文王驚醒。嚇了一身香汗。聽臺下已打三更。文王自思。此夢主何凶吉。待到天明。再作商議。有詩曰。

文王治國造靈臺。

文武鏘鏘保駕來。

忽見沼池枯骨現。

命將高阜速藏埋。

君臣共樂傳盃盞。

夜夢飛熊撲帳梅。

龍虎風雲從此遇。

西岐方得棟梁才。

話說次早文武上臺。參謁以畢。文王曰。大夫散宜生何在。宜生出班見禮曰。有何宣召。文王曰。孤今夜三更得一異夢。夢見東南有一隻白額猛虎。脇生雙翼。

望帳中撲來。孤急呼左右。只見臺後火光冲霄。一聲響。唬驚醒。乃是一夢。此兆不知主何吉凶。散宜生躬身賀曰。此夢乃大王之大吉兆。主大王得棟梁之臣。大賢之客。真不讓風后伊尹之右。文王曰。卿何以見得如此。宜生曰。昔唐高宗曾有飛熊入夢。得傳說于版築之間。今主公夢虎生雙翼者。乃熊也。又見臺後火光。乃火煨物之象。今西方屬金。金見火必煨。煨煉寒金。必成大器。此乃興周之大兆。故此臣特欣賀。眾官聽罷。齊聲稱賀。文王傳旨回駕。心欲訪賢。以應此兆。不題。且言姜子牙自從棄却朝歌。別了馬氏。土道

即此便是神仙
何必又求名利

救了居民。隱于磻溪。垂釣渭水。子牙一意守時候命。不啻閒非。日誦黃庭。悟道修真。若悶時。持系綸倚綠柳。而垂釣。時時心上崑崙。刻刻念隨師長。難忘道德。朝暮懸懸。一日執杆嘆息作詩曰。

詩曰

自別崑崙地。俄然二四年。商都榮半載。

直諫在君前。棄却歸西土。磻溪執釣先。

何日逢真主。披雲再見天。

子牙作罷。詩坐于垂楊之下。只見滔滔流水。無盡無休。徹夜東行。熬盡人間萬古。正是惟有青山流水依

然在古往今來盡是空子牙嘆畢只聽得一人作歌而來。

登山過嶺。伐木叮叮。隨身板斧。砍劈枯藤。崖前兔
走。山後鹿鳴。樹稍異鳥。柳外黃鶯。見了些青松檜
栢。李白桃紅。無憂樵子。勝似腰金。擔柴一石。易米
三升。隨時菜蔬。沽酒一瓶。對月邀飲。樂守孤林。深
山幽僻。萬壑無聲。奇花異草。逐日相侵。逍遙自在。
任意縱橫。

樵子作罷。把一擔柴放下。近前少憩。問子牙曰。老大
我常時見你。一竿釣魚。我和你相一個故事。子

牙曰。相何故事。樵子曰。我與你相一個漁樵問答。子
牙大喜。好個漁樵問答。樵子曰。你上姓貴處。原何到
此。子牙曰。吾乃東海許洲人也。姓姜名尚。字子牙。道
號飛熊。樵子聽罷。揚笑不止。子牙問樵子曰。你姓甚
名誰。樵子曰。吾姓武。名吉。祖貫西岐人氏。子牙曰。你
方纔聽吾姓名。反加揚笑者何也。武吉曰。你方纔言
號飛熊。故有此笑。子牙曰。人各有號。何以爲笑。樵子
曰。當時古人高人。聖人賢人。胸藏萬斛珠璣。腹隱無
邊錦繡。如風后老彭。傳說常桑。伊尹之輩。方稱其號。
似你也有此號。名不稱實。故此笑耳。我常時見你伴

此樵子
便有倦
氣於作
歌光景
大不相
同

綠柳而垂絲。別無營運。守株而待兔。看北清波。無識
見高明。為何亦稱道號。武吉言罷。却將溪邊釣杆。拿
起。見線上叩一針。而無曲。樵子撫掌大笑不止。對子
牙點頭嘆曰。有智不在年高。無謀空言百歲。樵子問
子牙曰。你這鈎線何為不曲。古語云。且將香餌鈎金
鰲。我傳你一法。將此針用火燒紅。打成鈎樣。上用香
餌線上。又用浮子。魚來吞食。浮子自動。是知魚至。望
上一拎。鈎撻魚腮。方能得鯉。此是捕魚之方。似這等
鈎。莫說三年。便百年也無一魚到手。可見你智量愚
拙。安得妄曰飛熊。子牙曰。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老

夫在此。名雖垂釣。我自意思不在魚。吾在此。不過守青
雲而得路。撥陰翳而騰霄。豈可曲中而取魚乎。非丈
夫之所為也。吾寧在直中取。不向曲中求。不為錦鱗
設。只釣王與侯。吾有詩為証。

短杆長線守磻溪。

這個機關那得知。

只釣當朝君與相。

何常意在水中魚。

武吉聽罷大笑曰。你這個人。也想王侯做。看你那個
嘴臉。不相王侯。你到相個活猴。子牙也笑着曰。你看
我的嘴臉。不相王侯。我看你的嘴臉。也不甚麼好。武
吉曰。我的嘴臉。比你好些。吾雖樵夫。真比你快活。春

看桃杏夏玩荷紅。秋看黃菊冬賞梅松。我也有詩。

擔柴貨賣長街上。沽酒回家母子歡。

伐木只知營運樂。放翻天地自家看。

子牙曰。不是這等嘴臉。我看你臉上的氣色。不甚麼好。武吉曰。你看我的氣色。怎的不好。子牙曰。你左眼青。右眼紅。今日進城打死人。武吉聽罷。叱之曰。我何你閑談戲語。爲何毒口傷人。武吉挑起柴。逕往西岐城中來賣。不覺行至南門。却逢文王車駕。往靈臺占驗災祥之兆。隨侍文武出城。兩邊侍衛甲馬御林軍人。大呼曰。千歲駕臨。少來。武吉挑着一擔柴。往南門

來。市井道窄。將柴換肩。不知塌了一頭。番轉尖擔。把門軍王相。夾耳門一下。卽刻打死。兩邊人大叫曰。樵子打死了門軍。卽時拿住。來見文王。文王口。此是何人。兩邊啓奏大王千歲。這個樵子不知何故。打死門軍。王相文武在馬上門曰。那樵子叫甚名字。爲何打死王相。武吉啓曰。小人就是西岐的良民。叫做武吉。因見大王駕臨。道路窄狹。將柴換肩。悟傷王相。文王曰。武吉既打死王相。理當抵命。隨卽就在南門。畫地爲牢。豎木爲吏。將武吉禁于此間。文王往靈臺去了。紂時畫地爲牢。止西岐有此事。東南北連朝歌。俱有

禁獄惟西岐因文王先天數禍福無差因此人民不敢逃匿所以畫地為獄民亦不敢逃去但凡人走了文王演先天數算出拿來加倍問罪以此頑猾之民皆奉公守法故曰畫地為獄且說武吉禁了三日不得回家武吉思母無依必定倚閭而望况又不知我有刑陷之災因思母親放聲大哭行人圍看其時散宜生往南門過忽見武吉悲聲大痛散宜生問曰你是前日打死王相的殺人償命理之常也為何大哭武吉告曰小人不幸逢遇冤家悞將王相打死理當償命安得埋怨只奈小人有母七十有餘歲小人無

惟思惟
孝可以
感人

兄無弟又無妻室母老孤身必為溝渠餓殍屍骸暴露情切傷悲養子無益子喪母亡思之切骨苦不敢言小人不得已放聲大哭不知迴避有犯大夫望所恕罪散宜生聽罷默思久之若論武吉打死王相非是鬪毆殺傷人命不過挑柴悞場尖擔打傷人命自無抵償之理宜生日武吉不必哭我往見千歲啓一本放你回去辦你母親衣衾棺木柴米養身之資你再等秋後以正國法武吉叩頭謝老爺天恩宜生一日進便殿見文王朝賀畢散宜生奏曰臣啓大王前日武吉打傷王相人命禁于南門臣往南門忽見武

只恨此
何爲何
不替他
將人命
分別而
好行小
惠教武
吉隸陸
有壞罔
法必竟
非徒

言痛哭。臣問其故。武吉言有老母七十餘歲。止生武吉一人。况吉上無兄弟。又無妻室。其母一無所望。吉遭國法。羈陷莫出。思母必成溝渠之鬼。因此大哭。臣思王相人命。原非鬪毆。實乃悞傷。况武吉母寡身單。不知其子。陷身于獄。據臣愚念。且放武吉歸家。以辦養母之費。棺木衣衾之資。完畢。再來抵償王相之命。臣請大王旨意定奪。文王聽宜生之言。隨准行。速放武吉回家。詩曰

文王出廓驗靈臺。

武吉擔柴惹禍胎。

王相死于尖擔下。

子牙八十運靈柩。

話說武吉出了獄。可憐思家心重。飛奔回來。只見母親倚閭而望。見武吉回來。忙問曰。我兒你因甚麼事。這幾日纔來。爲母在家曉夜不安。又恐你在深山窮谷。被虎狼所傷。使爲娘的懸心吊膽。廢寢忘餐。今日見你。我心方落。不知你爲何事。今日纔回。武吉哭拜在地曰。母親孩兒不幸。前日往南門賣柴。遇文王駕至。我挑柴閃躲。塌了尖擔。打死門軍王相。文王把孩兒禁于獄中。我想母親在家中懸望。又無音信。上無親人。單身隻影。無人奉養。必成溝壑之鬼。因此放聲痛哭。多虧上大夫散宜生老翁。啓奏文王。放我歸家。

置辦你的衣衾棺木。米糧之類。打點停當。孩兒就夫
償王相之命。母親你養我一場無益了。道罷大哭。爲
母聽見兒子遭此人命重情。魂不附體。一把扯住武
吉。悲聲咽咽。兩淚如珠。對天嘆曰。我兒忠厚半生。并
無欺妄。孝母守分。今日有何罪得與天地。遭此陷穽
之災。我兒你有差遲。爲娘的焉能有命。武吉曰。前一
日孩兒擔柴。行至磻溪。見一老人。執杆垂釣。線上拴
着一個針。在那里釣魚。孩兒問他。爲何不打灣了。安
着香餌釣魚。那老人曰。寧在直中取。不在曲中求。非
爲錦鱗。只釣王侯。孩兒笑他。你這個人。也想做王侯。

你那嘴臉。也不相個王侯。道相一個活猴。那老人看
着孩兒曰。我看你的嘴臉。也不好。我問他我怎的不
好。那老人說孩兒左眼青。右眼紅。今日必定打死人。
確確的那一日打死了王相。我想那老人嘴極毒。想
將起來。可惡。其母問吉曰。那老人姓甚名誰。武吉曰。
那老人姓姜名尚。字子牙。道號飛熊。因他說出號來。
孩兒故此笑他。他纔說出這樣破話。老母曰。此老善
相。莫非有先見之明。我兒此老人。你還去求他救你。
此老必是高人。武吉聽了母命。收拾徑往磻溪。來見
子牙。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總批。從來仁賢應運而生。必有異兆。方能側陋升。聞當年帝賚良弼。夢入飛熊。此皆帝心簡在。良有以也。但小說家必假吉凶禍福。以武吉一段插入。以神之說。此皆不解文王子牙之遇合者也。

又批。子牙武吉。以漁樵問答。相稱大是好光景。只武吉愚而趣。子牙達而熱。俱有用世心腸。物外意趣。子牙又因武吉而成名。武吉因子牙而脫難。可稱良對。

第二十四回 渭水文王聘子牙

詩曰

別却朝歌隱此間。喜觀綠水遶青山。

黃庭兩卷消長晝。金鯉三條了笑顏。

柳內鶯聲來啞啞。岸傍瀟響聽潺潺。

滿天華霧開祥瑞。贏得文王仙駕扳。

話說武吉來到溪邊。見子牙獨坐垂楊之下。將魚杆飄浮綠波之上。自己作歌取樂。武吉走至于牙之後。欵欵叫曰。姜老爺。子牙回首看見武吉。子牙曰。你是那一日在此的樵夫。武吉答曰。正是。子牙道。你那一

日可曾打死人麼。武吉慌忙跪泣告曰。小人乃山中
蠢子。執斧愚夫。那知深奧。肉眼凡胎。不識老爺高明。
隱達之士。前日一語冒犯。尊顏。老爺乃大人之輩。不
是我等小人。望姜老爺切勿記懷。大開仁慈。廣施惻
隱。只當普濟群生。那日別了老爺。行至南門。正遇文
王駕至。挑柴閃躲。不知塌了尖擔。果然打死門軍王
相。此時文王定罪。理合抵命。小人因思母老無依。終
久必成溝壑之鬼。蒙上大夫散宜生老爺。為小人啓
奏文王。權放歸家。置辦母事。完備。不日去抵王相之
命。以此思之。母子之命。依舊不保。今日特來叩見姜

虔誠求
懇自休
衛慮

老爺。萬望憐救。毫末餘生。得全母子之命。小人結草
啣環。犬馬相報。決不敢有負大德。子牙曰。數定難移。
你打死了人。宜當償命。我怎麼救得你。武吉哀哭拜
求曰。老爺恩施。昆蟲草木。無處不發慈悲。倘救得母
子之命。沒齒難忘。子牙見武吉來意虔誠。亦且此人
後必有貴。子牙曰。你要我救你。你拜吾為師。我方救
你。武吉聽言。隨即下拜。子牙曰。你既為吾弟子。我不
得不救你。如今你速回到家。在你床前。隨你多長。挖
一坑。塹深四尺。你至黃昏時候。睡在坑內。叫你母親。
於你頭前點一盞燈。腳頭點一盞燈。或米也可。或飯

也可。抓兩把撒在你身上。放上些亂草。睡過一夜。起來。只管去做生意。再無事了。武吉聽了。領師之命。回到家中。挖坑行事。有詩為証。

詩曰

文王先天數。子牙善厭星。不因武吉事。

焉能涉帝廷。磻溪生將相。周土產天丁。

大造原相定。須教數合冥。

話說武吉回到家中。滿面喜容。母曰。我兒你去求姜老爺。此事如何。武吉對母親一一說了一遍。母親大喜。隨命武吉挖坑點燈不題。且說子牙三更時分。披

髮仗劍。踏罡布斗。指訣結印。隨與武吉壓星。次早武吉來見子牙。口稱師父下拜。子牙曰。既拜吾為師。早晚聽我教訓。打柴之事。非汝長策。早起挑柴。貨賣到中時。來講談兵法。方今紂主無道。天下反亂。四百鎮諸侯。武吉曰。老師父反了那四百鎮諸侯。子牙曰。反了東伯侯姜文煥。領兵四十萬。大戰游魂關。南伯侯鄂順反了。領三十萬人馬。攻打三山關。我前日仰觀天象。見西岐不久。刀兵四起。離亂發生。此是用武之秋。上心學藝。若能得功。出仕便是天子之臣。豈是打柴了事。古語有云。將相本無種。男兒當自強。又曰。學

身結果
了得一
柴豈能
鈎魚打

成文武藝。貨與帝王家。也是你拜我一場。武吉憶了師父之言。早晚上心。不離子牙。精學武藝。講習六韜。不表話說。散宜生一日想起武吉之事。一去半載。不來。宜生入內庭。見文王啓奏曰。武吉打死王相。臣因見彼有老母在家。無人養侍。奏過主公。放武吉回家。辦其母棺木。卜費之用。卽來。豈意彼意欺藐國法。今經半載。不來領罪。此必狡猾之民。大王可演先天數。以驗真實。文王曰。善。隨取金錢占演凶吉。文王點首。嘆曰。武吉亦非猾民。因懼刑。自投萬丈深潭已死。若論正法。亦非鬪毆殺人。乃是悞傷人命。罪不該死。彼

只怪當
如何

不分罪

明日幸

武吉不
死若果

憚罪而
死未免

失刑了

反懼法身死。如武吉深為可憫。嘆息良久。君臣各退。正是。懔懔春光陰似箭。果然歲月如流。文王一日與文武閑居無事。見春和景媚。柳舒花放。桃李爭妍。韶光正茂。文王曰。三春景色繁華。萬物發舒。襟懷爽暢。孤同諸子衆卿。往南郊尋青踏翠。共樂山水之歡。以效尋芳之樂。散宜生近前啓曰。主公昔日造靈臺。夜兆飛熊。主西岐得棟梁之才。主君有賢輔之佐。況今春光晴爽。花柳爭妍。一則圍幸于南郊。二則訪遺賢於山澤。臣等隨使南宮。適辛甲保駕。正堯舜與民同樂之意。文王大悅。隨傳旨。次早南郊圍幸行樂。次日南

宮迺領五百家將。出南郊步一圍場。眾武士披執同
文王出城行。至南郊。怎見得好春光景致。

和風飄動百葢爭榮。桃紅似火。柳嫩垂金。萌芽初
出。土百草已排新。芳草綿綿鋪錦繡。嬌花嫩嫩闌
春風。林內清奇鳥韻。樹外氤氳烟籠。聽黃鸝杜宇
喚春回。徧助遊人行樂。絮飄花落。溶溶歸棹。又添水
面文章。見幾個牧童短笛。騎牛背。見幾個田下鋤
人。速手忙。見幾個摘桑。捻着桑藍。走見幾個採茶
歌罷入茶筐。一段青一段紅。春光富貴。一園花。一
園柳。花柳爭妍。無限春光。觀不盡。溪邊春水。戲鴛

鴛。

人人貪戀春三月。

畱戀春光却動心。

勸君休錯三春景。

一寸光陰一寸金。

話說文王同眾文武出郊外行樂。共享三春之景。行
至一山。見有圍場。步成羅網。文王一見許多家將。披
堅執銳。手持掃杆鋼叉。黃鷹細大。雄威萬狀。怎見得。
烈烈旌旗似火。輝輝皂蓋遮天。錦衣繡袂。架黃鷹。
花帽征衣。牽獵犬。粉青瓊笠。打灑朱纓。粉青瓊笠。
一池荷葉舞清風。打灑朱纓。開放桃花浮水面。只
見趕獐細犬。鑽天鵝子。帶紅纓。捉兔黃鷹。拖帽企

如看

彪雙鳳翅。黃鷹起去。空中咬陸玉天鵝。惡犬來時。就地拖番梅花鹿。青錦白吉。錦豹花彪。青錦白吉。遇長杆血濺滿身。紅錦豹花彪。逢利刃血淋山土。赤野雞着箭。穿住二翅。怎能飛。鷓鴣遭火撲地翎。毛雞展掙。大弓射去。青粧白鹿。怎逃生。藥箭來時。練雀班鳩。難迴避。旌旗招展。亂縱橫。鼓響鑼鳴聲。納喊打鬪人。個個心。猛與獵將。各各歡欣。登崖賽。過搜山虎。跳澗猶如出海龍。火砲鋼叉。連地滾。窩。弓伏弩。傍空行。長天聽。有天鵝叫。開籠又放海東青。

話說文王見這樣個光景。忙問上大夫。此是一個圍場。爲何設于此山。宜生馬上欠身答曰。今日千歲遊春。行樂共幸春光。南將軍已設此圍場。俟主公打獵。行幸。以暢心情。亦不在行樂一番。君臣共樂。文王聽說。正色曰。大夫之言。差矣。昔伏羲皇帝。不用茹毛。而稱至聖。當時義首相名曰風后。進茹毛于伏羲。伏羲曰。此鮮食。皆百獸之肉。吾人饑而食其肉。渴而飲其血。以之爲滋養之道。不知吾欲其生。恐令彼死。此心何忍。朕今不食禽獸之肉。寧食百草之粟。各全生命。以養天和。無傷無害。豈不爲美。伏羲居洪荒之世。無

文德及
此氣益
木

主刑漢書卷之五

百穀之美尚不茹毛鮮食况如今五穀可以養生肥
甘足以悅口孤與脚踏青行樂以賞此韶華風景今
欲騁孤等之樂追靡逐鹿校強比勝騁英雄于獵較
之間禽獸何辜而遭此殺戮之慘且當此之時陽春
乍啓正萬物生育之時而行此肅殺之政此仁人所
痛心者也古人當生不剪體天地好生之仁孤與卿
等何歸此不仁之事哉速命南宮适將圍場去了眾
將侍旨文王曰孤與眾卿在馬上歡飲行樂觀望來
往士女紛紜踏青紫陌鬪草芳叢或携酒而樂溪邊
或嘔歌而行綠圃君臣馬上忻然而嘆曰正是君正
臣賢士民怡樂宜生馬上欠背答曰主公西岐之地
勝似堯天君臣正迤邐行樂只見那邊一夥漁人作
歌而來

憶惜成湯掃桀時 中一征兮自葛始

堂堂正大應天人 義旗一舉民安止

今經六百有餘年 祝網恩波將歇息

懸肉為林酒作池 鹿臺積血高千尺

內荒于色外荒禽 嘈嘈四海沸呻吟

我曹本是滄浪客 洗耳不聽亡國音

日逐洪濤歌浩浩 夜觀星斗垂孤釣

孤釣不如天地寬。白頭俯仰天地老。

文王聽漁人歌罷對散宜生曰。此歌韻度清奇。其中必定有大賢隱于此地。文王命辛甲與孤把作歌賢人請來相見。辛甲領旨將坐下馬一磕向前。勵聲言曰。內中有賢人請出來。見吾千歲。那些漁人齊齊跪下答曰。吾等都是閒人。辛甲曰。你們為何都是賢人。漁人曰。我等早晨出戶捕魚。這時節回來無事。故此我等俱是閒人。不一時文王馬到。辛甲向前啓曰。此乃俱是漁人。非賢人也。文王曰。孤聽作歌韻度清奇。內中定有大賢。眾漁人曰。此歌非小民所作。離此三

大賢豈是這等閒人的

賢漁二字挑別最醒

十五里有一番溪溪中有一老人時常作此歌我們

又批當日武吉罪名原有應得之典。只文王散宜

文王曰。生俱不分浙明白。致武吉逃隱。後來竟成兒

甲之味戲套頭。宜生不能辭責。倘有大夫散宜生大

背言曰。洗耳不聞忘國音者何也。昌曰。大夫不知應

宜生曰。此一句乃堯王訪天

大民致

下答曰吾等都是閭人辛甲曰你們為何都是賢人
 漁人曰鱸羹宜坐不搶鰲責時節回來無事故此
 我等俱坐則不亦恣也日廷先吉遊鰲對來竟汝良
 文母其當日遊吉罪各氣亦鰲野之典只文王游宜
 肉中定有大賢衆漁人曰此歌非小民所作雖此二

此一番
 証解只
 是把散
 宜生誰
 為面孔
 大抵小
 說家鋪
 張太子
 原自爾

十五里有一磡溪溪中有一老人時常作此歌我們
 耳邊聽的熟了。故此訊口唱出此歌實非小民所作。
 文王曰。衆位請回。衆漁人叩頭去了。文王馬上想歌
 中之味。好個洗耳不聞忘國音。倘有大夫散宜生欠
 背言曰。洗耳不聞忘國音者何也。昌曰。大夫不知麼
 宜生日。臣愚。不知深義。昌曰。此一句乃堯王訪舜天
 子故事。昔堯有德。乃生不肖之男。後堯王恐失民望。
 私行訪賢。欲要讓位。一日行至山僻幽靜之鄉。見一
 人倚溪臨水。將一小瓢兒在水中轉。堯王問曰。公為
 何將此瓢在水中轉。其人答曰。吾看破世情。却了各

利。丟了家私。棄了妻子。離愛慾是非之門。拋紅塵之
逕。避處深林。齋鹽蔬食。怡樂林泉。以終天年。平生之
愿足矣。堯王聽罷大喜。此人眼空一世。亡富貴之榮。
遠是非之境。真乃仁傑也。孤將此帝位正該讓他。王
曰。賢者。吾非他人。朕乃帝堯。今見大賢有德。欲將天
子之位。讓爾可否。其人聽罷。將小瓢拿起。一脚踏的
粉碎。兩隻手掩住耳朵飛跑。跑至溪邊洗耳。正洗之
間。又見一人牽一隻牛來吃水。其人曰。那君子。牛來
吃水了。那人只管洗耳。其人又曰。此耳有多少穢污。
只管洗。那人洗完。方開口答曰。方纔帝堯讓位與我。

把我雙耳都污了。故此洗了一會。有悞此牛吃水。其
人聽了。把牛牽至上流而飲。那人曰。為甚事。便走其
人曰。水被你洗污了。如何又污吾牛口。當時高潔之
士如此。此一句。乃是洗耳不聞忘國音。衆官馬上俱
聽文王談講先朝興廢。後國遺踪。君臣馬上傳盃共
享。與民同樂。見了些桃紅李白。鴨綠鵝黃。鶯聲嘹唳。
紫燕呢喃。風吹不啻遊人醉。獨有三春景色新。君臣
正行。見一起樵人作歌而來。

鳳飛之兮麟非無。

但嗟治世有隆污。

龍興雲出虎生風。

世人慢惜尋賢路。

君不見 莘野夫。

心樂堯舜與犁鋤。

不遇成湯三使聘。

懷抱經綸學左徒。

又不見 傅岩子。

蕭蕭簑笠甘寒楚。

當年不入高宗夢。

霖雨終身藏版土。

古來賢達辱而榮。

豈特吾人終水滸。

且橫牧笛歌清晝。

慢叱犁牛耕白雲。

王侯富貴斜暉下。

仰天一笑俟明君。

文王同文武馬上聽得歌聲甚是奇異。內中必有大

賢。命辛甲請賢者相見。辛甲領命撥馬前來。見一夥

樵人言曰。你們內中可有賢者。請出來與吾大王相

見。眾人放下擔兒。俱言內無賢者。不一時文王馬至。

辛甲回覆曰。內無賢士。文王曰。聽其歌韻清奇。內中

豈無賢士。中有一人曰。此歌非吾所作。前邊十里地

名磻溪。其中有一老叟。朝暮垂杆。小民等打柴回來。

磻溪少歇。朝夕聽唱此歌。眾人聽得熟了。故此隨口

唱出。不知大王駕臨。有失迴避。乃子民之罪也。王曰。

既無賢士。爾等暫退。眾人去了。文王在馬上只管思

念。又行了一路。與文武把盞興不能盡。春光明媚。花

柳芳妍。紅綠交加。粧點春色。正行之間。只見一人挑

着一擔柴。唱歌而來。

春水悠悠春草奇。

金魚未遇隱磻溪。

世人不識高賢志。只作溪邊老釣磯。

小撥奏
合來得
冷巧

文王聽得歌聲嗟嘆曰。奇哉。此中必有大賢。宜生在馬上。看那挑柴的。好相像民武吉。宜生日。主公方纔作歌者相似。打死王相的武吉。王曰。大夫差矣。武吉已死萬丈深潭之中。前演先天。豈有武吉還在之理。宜生看的實了。隨命辛免曰。你是不是拿來。辛免走馬向前。武吉見是文王駕至。迴避不及。把柴歇下。跪在塵埃。辛免看時。果然是武吉。辛免回見文王。啓曰。果是武吉。文王聞言。滿面通紅。見吉大喝曰。匹夫怎

敢欺孤太甚。隨對宜生日。大夫這等狡獪。逆民須當加等。勘問殺傷人命。躲重投輕。罪與殺人等。今非謂武吉逃躲。則先天數竟有差錯。何以傳世。武吉泣拜在地。奏曰。吉乃守法守公之民。不敢狂悖。只因悞傷人命。前去問一老叟。離此間三里。地名磻溪。此人乃東海許州人氏。姓姜。名尚。字子牙。道號飛熊。叫小人拜他為師。傳與小人回家。挖一坑。叫小人睡在裡面。用草蓋在身上。頭前點一盞燈。腳後點一盞燈。草上用米一把。撒在上面。睡到天明。只管打柴。再不妨了。千歲爺。螻蟻尚且貪生。豈有人不惜命。只見宜生馬

武吉正
是引頭

上欠身賀曰。恭喜大王。武吉今言此。六道號飛熊。正應靈臺之兆。昔日商高宗夜夢飛熊。而得傳說。今日大王夢飛熊。應得子牙。今大王行樂。正應求賢望大。王宜赦武吉無罪。令武吉往前林請賢士相見。武吉叩頭飛奔林中去了。且說文王君臣將至林前。不敢驚動賢士。離數箭之地。文王下馬。同宜生步行入林。且說武吉趕進林來。不見師父。心下着慌。又見文王進林。宜生問曰。賢士在否。武吉答曰。方纔在此。這會不見了。文王曰。賢士可有別居。武吉道。前邊有一草舍。武吉引文王駕至門首。文王以手撫門。猶恐造次。

只見裡面走一小童開門。文王笑臉問曰。老師在否。童曰。不在。道友間行。文王問曰。甚時回來。童子答曰。不定。或就來。或一二月。或三五月。萍梗浮踪。逢山遇水。或師或友。便談玄論道。故無定期。宜生在傍。曰。臣啓主公。求賢聘傑。禮當虔誠。今日來意未誠。宜其遠避。昔上古神農拜常桑。軒轅拜老彭。黃帝拜風后。湯拜伊尹。須當沐浴齋戒。擇吉日迎聘。方是敬賢之禮。主公且暫請駕回。文王曰。大夫之言是也。命武吉隨駕回朝。文王行至溪邊。見光景稀奇。林木幽曠。乃作詩曰。

宰割山河布遠猷。

大賢抱負可同謀。

此來不見垂杆叟。

天下人愁幾日休。

不得
感

文王作罷。又見綠柳之下。坐石之傍。魚杆飄在水面。

不見子牙。心中甚是悒快。復作詩曰。

求賢遠出到溪頭。不見賢人止見鈎。

一竹青絲垂綠柳。滿江紅日水空流。

文王猶留戀。不捨。宜生復勸文王。方隨眾文武回朝。

抵暮進西岐。俱到殿廷。文王傳旨。令百官。俱不必各

歸府第。都在殿廷宿齋三日。同去迎請大賢。內有大

將軍南宮适。進曰。磻溪釣叟。恐是虛名。大王未知真

實。而以隆禮迎請。倘言遇其實。不空費主公一片真

誠。竟為愚夫所弄。依臣愚見。主公亦不必如此費心。

待臣明日自去請來。如果才付其名。主公再以隆禮

加之。未晚。如果虛名。可叱而不用。又何必主公宿齋。

而後請見哉。宜生在傍。勸聲言曰。將軍此事。不是如

此說。方今天下荒荒。四海鼎沸。賢人君子。多隱巖谷。

今飛熊應兆。上天垂象。特賜大賢。助我皇基。是西岐

之福澤也。此時自當學古人求賢。破拘攣之習。豈得

知近日欲賢人之自售哉。將軍切不可說如是之言。

使諸臣懈殆。文王聞言。大悅曰。大夫之言。正合孤意。

宜生人
進

於是百官俱在殿廷。歇宿三日。然後聘請子牙。後有詩曰。

西地城中鼓樂喧。

文王聘請太公賢。

周家從此皇基固。

四九爲尊八百年。

文王從散宜生之言。齋宿三日。至第四日。沐浴整衣。極其精誠。文王端坐鑾輿。扛檯聘禮。文王擺列軍馬成行。前往磻溪。來迎子牙。封武吉爲武德將軍。笙簧滿道。竟出西岐。不知驚動多少人民。扶老携幼。來看迎賢。但見

旗分五采。戈戟鏘鏘。笙簧拂道。由如鶴唳鸞鳴。畫鼓咚咚。一似雷聲滾滾。對子馬。人人喜悅。金吾士個個懽忻。文在東。寬袍大袖。武在西。貫甲披堅。毛公燧。周公旦。召公奭。畢公榮。四賢佐主。百達百适。叔夜叔夏等。八俊相隨。城內氤氳香滿道。廓外瑞絲結成祥。聖主降臨西土地。不負五鳳立岐山。萬民齊享昇平日。宇宙雍熙八百年。飛熊仁兆興周室。感得文王聘大賢。

文王待領衆。文武出廓。逕往磻溪而來。行至三十五里。早至林下。文王傳旨。士卒暫在林外劄住。不必聲揚。恐驚動賢士。文王下馬。同散宜生步行。入得林來。

王覆載之德。不世之仁也。宜生將聘禮擺開。子牙看了。速命童兒收訖。宜生將鑾輿推過。請子牙登輿。子牙跪而告曰。老臣荷蒙洪恩。以禮相聘。尚已感激非淺。怎敢乘坐鸞輿。越名僭分。這個斷然不敢。文王曰。孤預先相設。特迓先生。必然乘坐。不負素心。子牙再三不敢推阻數次。決不敢坐。宜生見子牙堅意不從。乃對文王曰。賢者既不乘輿。望主公從賢者之請。可將大王逍遙馬請乘。主公乘輿。王曰。若是如此。有失孤數日之虔敬也。比此又推讓數番。文王方乘輿。子牙乘馬。懼聲載道。士馬軒昂。時值喜吉之辰。子牙時來。年近八十。有詩嘆曰。

渭水溪頭一釣杆。

鬢霜皎皎兩雲礬。

胸橫星斗冲霄漢。

氣吐虹霓掃日寒。

養老來歸西伯下。

避危拚棄舊王冠。

自從夢入飛熊後。

八百餘年享莫安。

話說文王聘子牙進了西岐。萬民爭看。無不欣悅。子牙至朝門下馬。文王陞殿。子牙朝賀畢。文王封子牙爲右靈生丞相。子牙謝恩。偏殿設宴。百官相賀對飲。其時君臣有輔。龍虎有依。子牙治國有方。安民有法。件件有條。行行有款。西岐起造相府。比時有報傳進。

五關汜水關首將韓榮。具疏往朝歌。言姜尚相周。不知子牙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總批 聘賢大禮也。自不可草率。文王能行之。散宜

生能贊成之。故造周家八百年。洪基推古。驗

今。毫釐不爽。雖然。當時太公望年已八十。隱

釣溪邊。若非武吉事。終事沉埋。天下事都要

逢機應會。不然。縱五百年名世。應一代之王

者。亦有時而失之者。伯益臯陶。伊尹周公孔

子是也。三復于斯。令人於悒。

水滸並八十許時對曰

又批 第陰陽妙用。原在隱躍之間。令人欲盡信而不

可得。欲不信而亦不可得。此方是天地顯微

處之妙。若一定不疑。反覺索然無味。宜生因侍

周文王先天數。有準。則有破先天數者在此。雖

希謔語。大可會也。

惟有昏庸股封拙

反聽蘇氏殺先賢

詔說韓榮。知文王聘請子牙。相周必修。本差官往朝

歌。非止一日。進城來。差官往文書湯來。下本那日。看

見此本。姜尚相周。一節。沉吟

聘賢大禮也。自不可草率。文王能行之。故宜
 生能贊成之。故造周家八百年。洪基推古。陰
 全毫釐不爽。雖然。當時太公望年已八十。隱
 蟻。請大西會。其事終事。沉埋天下事。都要
 文王出天。纛。亦。準。周。亦。如。武。天。纛。皆。此。難
 之。越。蘇。一。豈。不。滅。又。費。索。然。無。刺。宜。坐。因。料
 何。其。然。不。計。而。求。不。何。得。此。也。其。天。與。纛
 天。此。宜。則。此。用。其。亦。纛。之。間。令人。裕。盡。計。而。不

第二十五回

蘇妲己請妖赴宴

詩曰

鹿臺只望接神仙。

豈料妖狐降綺筵。

濁骨不能超濁世。

凡心怎得出凡筵。

希徒弄巧欺明哲。

孰意招尤剪穢羶。

惟有昏庸殷紂拙。

反聽蘇氏殺先賢。

詔說韓榮。知文王聘請子牙相周。忙修本。差官往朝
 歌。非止一日。進城來。差官往文書房來。下本。那日看
 本者。乃比干丞相。比干見此本。姜尚相周一節。沉吟
 不語。仰天嘆息曰。姜尚素有天智。今佐西周。其心不



小。此本不可不奏。比干抱本往摘星樓來候旨。紂王宣比干進見。王曰。皇叔有何奏章。比干奏曰。汜水關總兵官韓榮一本。言姬昌禮聘姜尚為相。其志不小。東伯侯反于東魯之鄉。南伯侯屯兵三山之地。西伯姬昌若有變亂。此時正謂刀兵四起。百姓思亂。况水旱不時。民貧軍乏。庫藏空虛。况聞大師遠征北地。勝敗未分。真國事多艱。君臣交省之時。願陛下聖意上裁。請旨定奪。王曰。俟朕臨殿。與眾卿共議。君臣正論國事。只見當駕官奏曰。北伯侯崇侯虎候旨。命傳旨宣候虎上樓。王曰。卿有何奏章。候虎奏曰。奉旨監造

成功更速民禍更甚

鹿臺。整造二年零四個月。今已工完。特來復命。紂王大喜。此臺非卿之力。終不能如是之速。候虎曰。臣晝夜督工。焉敢怠玩。故此成工之速。王曰。日今姜尚相周。其志不小。汜水關總兵韓榮有本來說。為今之計。如之奈何。卿有何謀。可除姬昌大患。候虎奏曰。姬昌何能。姜尚何物。井底之蛙。所見不大。螢火之光。其亮不遠。名為相周。猶寒蟬之抱枯楊。不久俱盡。陛下若以兵加之。使天下諸侯恥笑。據臣觀之。無能為耳。願陛下不必與之較可也。王曰。卿言甚善。紂王又問曰。鹿台已完。朕當幸之。候虎奏曰。特請聖駕觀看。紂王

甚喜。二卿可暫往臺下。候朕與皇后同往。王傳言排鑿駕。往鹿臺玩賞。有詩為証。

詩曰

鹿臺高聳透雲霄。斷送成湯根與苗。

土木工行人失望。黎民怨起鬼應妖。

食人無厭崇侯惡。獻媚逢迎費仲梟。

勾引狐狸歌夜月。清朝一似水中飄。

話說紂王與妲己同坐七香車。宮人隨駕。侍女紛紛。

到得鹿臺。果然華麗。君石下車。兩邊扶持上臺。真是

瑤池紫府。玉闕珠樓。說世麼蓬壺方丈。團團俱是白

皆民之膏血

石砌就。週圍盡是瑪瑙粧成。樓閣重重。顯雕簷碧瓦。

亭臺疊疊。皆獸馬金環。殿當中。飲幾樣明珠。夜放光

華。空中照耀。左右盡鋪設。俱是美玉良金。輝煌閃灼。

比于隋。行在臺觀看。臺上不知費幾許錢糧。無限寶

玩。可怜民膏民脂。棄之無用之地。想臺中間。不知限

害了多少冤魂屈鬼。又見紂王携妲己入內庭。比于

看罷鹿臺。不勝嗟嘆。有賦為証。

賦曰

臺高插漢。榭聳凌雲。九曲欄杆。飾玉雕金。光彩彩

千層樓閣。朝星映月。影溶溶。怪草奇花。香馥四時。

不卸珠禽異獸聲揚十里傳聞遊宴者姿情懽樂。供力者勞瘁艱辛塗壁脂泥俱是萬民之膏血華堂采色盡收百姓之精神綺羅錦席空盡織女機杼。絲竹管絃變作野夫啼哭真是以天下奉一人。須信獨夫殘萬姓。又見錄王其時王又與比干比干在臺上忽見紂王傳旨奏樂飲宴賜比干候虎筵席。二臣飲罷數盃謝酒下臺不表。且說妲己與紂王酣飲。王曰愛卿曾言鹿臺造完自有神仙仙子仙姬。但來行樂。今臺已造完成不識神仙仙子可一一一至乎。這一句話原是當時妲己。玉石琵琶精

報讐將此鹿臺圖獻與紂王。要害子牙故將邪言惑誘紂王。豈知作妄成真不期今日工完。紂王欲想神仙故問妲己。妲己只得朦朧應曰神仙仙子乃清虛有道之士。須待月色圓滿光華皎潔碧天無翳方肯至此。紂王曰今乃初十日料定十四五夜月華圓滿。必定光輝使朕會一會神仙仙子何如。妲己不敢強辯。隨口應承。此時紂王在臺上貪歡取樂淫泆無休。從來有福者福德多生無福者妖孽廣積奢侈淫泆乃喪身之藥。紂王日夜縱施全無忌憚。妲己自紂王要見神仙仙子之類着實撓心。日夕不安。其日乃是

縱樂無厭方是荒淫

九月十三日。三更時分。妲己候紂王睡熟。將元形出竅。一陣風聲來。至朝歌南門外。離城二十五里。軒轅墳內。妲己元形至此。眾狐狸齊來迎接。又見九頭雉雞精出來相見。雉雞精道。姐姐為何到此。你在深院。皇宮受享無窮之福。何嘗思念我等。在此淒涼。妲己道。妹妹。我雖偏你們朝朝侍天子。夜夜伴君王。未嘗不思念你等。如今天子造完鹿臺。要會仙姬仙子。我思一計。想起妹妹與眾孩兒們。你會變者。或變神仙。或變仙子。仙姬去鹿臺受享天子九龍宴席。不會變者。自安其命。在家看守。俟其日。妹妹同眾孩兒們來。

雉雞精答道。我有些需事。不能領席。筭將來。只得三十九名。會變的。妲己分付停當。風聲響處。依舊回宮。入還本竅。紂王大醉。那知妖精出入。一宿天明。次日。紂王問妲己曰。明日是十五夜。正是月滿之辰。不識群仙可能至矣。妲己奏曰。明日治宴。三十九席。排三層。擺在鹿臺。候神仙降臨。陛下若會仙家。壽添無筭。紂王大喜。王問曰。神仙降臨。可命一臣斟酒陪宴。妲己曰。須得一大量大臣。方可陪席。王曰。合朝文武之內。爲有比于量洪。傳旨宣亞相比于。不一時。比于至臺下朝見。紂王曰。明日命皇叔陪群仙筵宴。至月上。

臺下候旨。比干領旨。不知怎樣陪神仙。糊塗不明。仰天嘆息。昏君社稷。這等狼狽。國事日見顛危。今又痴心逆想。要會神仙。似此又是妖言。豈是國家吉兆。比干回府。總不知所出。且說紂王。次日傳旨。打點筵宴。安排臺上。三十九席。俱朝上擺列。十三席一層。擺列三層。紂王分付。布列停妥。紂王恨不得將太陽速送西山。皎月忙昇東土。九月十五日抵暮。比干朝服。往臺下候旨。且說紂王見日已西沉。月光東上。紂王大喜。如得萬斛珠玉一般。携妲己于臺上。看九龍筵席。真乃是烹龍炮鳳珍羞味。酒。海。山。色。新。席已完。備紂王姐已入內坐。懽飲。候神仙前來。姐已奏曰。但群仙至此。陛下不可出見。如泄天機。恐後諸仙不肯再降。王曰。御妻之言是也。話由未了。將近一更時分。只聽得四下裡風響。怎見得有詩為証。

真聖人說夢

詩曰

妖雲四起罩乾坤。冷霧陰霾天地昏。
 紂主臺前心膽戰。蘇妃目下子孫尊。
 只知飲宴多生福。孰料貪杯惹滅門。
 怪氣已隨王氣散。至今遺笑鹿臺冤。

這些在軒轅墳內狐狸。採天地之靈氣。受日月之精。

稟然是
狐狸倣
神仙還
是神仙
倣狐狸
二者孰
是

華。或一二百年者。或三五百年者。今併化作仙子仙
姬。神仙體象而來。那些妖氣。霎時間。把一輪明月霧
了。風聲大作。猶如虎吼一般。只聽得臺上飄飄的落
下人來。那月光漸漸的現出。妲己悄悄啓曰。仙子來
了。慌的紂王隔繡簾一瞧。內中袍笏五色。各穿青黃
赤白黑。而有戴魚尾冠者。九揚巾者。一字巾者。佗頭
打辦者。雙丫髻者。內有盤龍雲髻。如仙子仙姬者。紂
王在簾內觀之。龍心大悅。只聽有一仙人言曰。衆位
道友稽手了。衆仙答禮曰。今蒙紂王設席。宴吾輩于
鹿臺。誠爲厚賜。但願國祚千年勝。皇基萬萬秋。妲己

在裏面傳旨。宣陪宴官上臺。比干上臺。月光下一看。
果然如此。個個有仙丰道骨。人人相不老長生。自思
此事。實難解也。人像兩真。我比干只得向前行禮。內
有一道人曰。先生何人。比干答曰。卑職亞相比干。奉
旨陪宴。道人曰。既是有緣來此。會賜壽一千秋。比干
聽說。心下着疑。內傳旨斟酒。比干執金壺斟酒。三十
九席已完。身居相位。不識妖氣。懷抱金壺。侍于側半。
這些狐狸。俱仗變化。全無忌憚。雖然服色變了。那些
狐狸騷臭。變不得。比干只聞狐騷臭。比干自思。神仙
乃六根清淨之體。爲何氣穢冲人。比干嘆息。當今天

此席非
美味乃
送魂湯
耳

子無道妖生怪出與國不祥正沉思之間。妲己命陪
宴官奉大盃比干依次奉三十九席每席奉一盃陪
一盃比干有百斗之量隨奉過一回妲己又曰陪宴
官再奉一盃比干每一席又是一盃諸妖連飲二盃
此盃乃是勸盃諸妖自不曾吃過這皇封御酒狐狸
量大者還招架的住量小者招架不住妖怪醉了把
尾巴都拖下來只是幌妲己不知好反只是要他的
子孫吃但不知此酒發作起來禁持不住都要現出
原形來比干奉第二層酒頭一層都掛下尾已都是
狐狸尾此時月照正中比干着實留神看得明白已

是追悔不及暗暗叫苦想我身居相位反見妖怪叩
頭羞殺我也比干聞狐騷臭難當暗暗切齒且說妲
己在簾內看着陪宴官奉了三盃見小狐狸醉將來
了若現出原身來不好看相妲己傳旨陪宴官暫下
臺去不必奉酒任從衆仙各歸洞府比干領旨下臺
鬱鬱不樂出了內庭過了分宮樓顯慶殿嘉善殿九
間殿殿內有宿夜官員出了午門上馬前邊有一對
紅紗燈引道未及行了二里前面火把燈棗鏘鏘土
馬原來是武成王黃飛虎巡督皇城比干上前武成
王下馬驚問比干曰丞相有甚緊急事這時節纔出

午門比干頓足道。老大人國亂邦傾。紛紛精怪濁亂朝廷。如何是好。昨晚天子宣我陪仙子仙姬宴。果然有一更月上。奉旨上臺。有一起道人各穿青黃赤白。黑衣。也有些仙丰道骨之像。孰知原來是一陣狐狸精。那精連飲兩三大盃。把尾巴掛將下來。月下明明的看得是實。如此光景。怎生奈何。黃飛虎曰。丞相請回。未將明日自有理會。比干回府。黃飛虎命黃明周紀龍環吳乾。你四人各帶二十名健卒。散在東南西北地方。看那些道人出那一門。務踪其巢穴。定要真實回報。四將領令去訖。武成王回府。且說眾狐狸。酒

這方絕
明斷戶

在腹內。鬧將起來。架不得妖風起。不得朦霧。勉強架出午門。一個個都落下來。拖拖拽拽。擠擠挨挨。三三五五。擁簇而來。出南門。將至五更。南門開了。周紀遠遠的黑影之中。明明看見。隨後哨探。離城三十五里。軒轅墳傍。有一石洞。那些道人。仙子。都扒進去了。次日黃飛虎昇殿。四將回令。周紀曰。身在南門探得。道人有三四十名。俱進軒轅墳石洞內去了。探的是實。請令定奪。黃飛虎命周紀領三百家將。盡帶柴薪。塞住石洞。將柴架起來。燒到下午。來回令。周紀領令去訖。門官報道。亞相到了。飛虎迎請到庭上。行禮。公

賓主坐下。茶罷。黃飛虎將周紀一事說明。比干大喜。稱謝。二人在此談論國家事務。武成王置酒與比干。丞相傳盃相叙。不覺就至午後。周紀來見。奉令放火。燒到午時。特來回令。飛虎曰。未將同丞相一往。如何。比干曰。願隨車駕。二人帶領家將。同出南門。三十五里。來至墳前。烟火未滅。黃將軍下騎。命家將將火滅了。用撓鈎撻將出來。衆家將領命不提。且說這些狐狸。吃了酒的。死了也甘心。還有不會變的。無辜俱死于一次。有詩爲証。

詩曰

權飲傳盃在鹿臺。

狐狸何事化仙來。

只因穢氣人看破。

惹下焦身粉骨災。

衆家將不一時。將些狐狸撻出。而有焦毛爛肉。臭不可聞。比干對武成王曰。這許多狐狸。還有未焦者。揀選好的。將皮剝下來。造一袍襖。獻與當今。以惑妲己之心。使妖寐不安于君前。必至內亂。使天子醒悟。惑知殷謫妲己也。見我等忠誠。二臣共議大悅。各歸府第。歡飲盡醉而散。古語云。不啻鬧事終無事。只怕你謀裡招殃禍及身。但不知後來凶吉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總批 天子富貴已極，所思想者，神仙壽筭耳。故奸讒
嬖倖，每以此惑之。着着打人痛處，其聽信皆
牢不可破。人君一入此套，未有不身弒國亡
者。幾希。

又批

妲己妖孽耳。只天子不知。舉朝皆知。妖氛貫
宮闈。邪氣籠內殿。獨怪比干。身為次相。親陪
几宴。目覩諸妖。而不能以一壺擊其腦髓。是
又痛恨。後與黃飛虎。委曲燒死。種類假一袍
以悟主聰。難矣。宜乎懼不測之禍。

